

827599

增評補圖

石頭記

上冊

R7134/10



FUDAN

JE20000076630F 复旦图书馆

耳
劍
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原序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版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書成因竝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
於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淺焉小說之是講不亦
鄙且陋哉雖然物從其類嗜有不同麋鹿食薦蠅且甘帶其視薦帶之味固不異於粢肉也余菽麥不分之
無僅識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最小之人見至小之書猶麋鹿蠅且適與薦帶相值也則余之於石頭記愛
而讀之讀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石頭記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用也勸
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石頭記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誡通其說者且與之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
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余曰客亦知夫天與海乎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卽管外之天也以蠡測海蠡中之
海卽蠡外之海也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別一小天海而管蠡
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語小莫破卽語大莫載語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頭記作者既自名
爲小說吾亦小之云爾若夫禍福自召勸懲示儆余於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無以難曰子言是也卽取
副本藏之而去因書其言以弁卷首

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香氏書於雙清仙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法（附）補遺一條 訂誤一條

石頭記一書。不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間有巨眼能見知矣。而又以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一經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如指上螺紋。一目了然。方知石頭記之造孽與否。豈不大妙。

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莊騷寓本旨。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學庸周易莊騷國風春秋。是正傳。石頭記則竊衆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是以較諸小說居上。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石頭記一漸字。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故卽以此語轉贈石頭記。

是書用筆。取法於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

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石頭記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石頭記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熱。石頭記亦演冷熱。金瓶梅演財色。石頭記亦演財色。

寶玉有名無字。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又先天本來無字也。

是書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接寫者必是寶釵。寫寶玉同襲人事跡。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有接以他人者。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

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人。致蹈殺機而不覺。寫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這兩種人都做不得。

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於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於薛。薛猶云雪。鋼冷積寒。陰也。此爲林爲薛。爲木爲金之所由取義也。

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寶釵釵。凡演天人定勝。其人如王道。

王醫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劉老老。老換湯不換藥。如此而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

書中詩詞各有隱意。若謎語然。口說這裏。眼看那裏。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羣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說。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

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卽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麾

如意。

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人或以為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實脾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是書又總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至三十六回夢兆絳雲軒。為第一支。以劉老老為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鍾受之。以北靜王證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為第二支。以鴛鴦為主宰。以薛寶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證之。自七十一回無意遇鴛鴦。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嫗為第三支。以劉老老鴛鴦合為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證之。是又通身大結構。一部石頭記。灑灑洋洋。可謂至矣。無一句不是妙文。一部石頭評。瑣瑣碎碎。可謂繁矣。問有千百剩義。是希善讀者。觸類旁通。以會所未逮爾。

是書之傳聞於世也久矣。痛無真能讀真能解者。甚有耳食者。目為淫書。是亦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耳。

有謂此書祇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與。但觀其通體結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線。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全無差別。則所增之四十回。從中後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增入耶。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賞。使誰增半回不能也。何以隨聲附和者之多耶。

是書收結有文妙真人云云。乃繳清全部。是人間之真真妙文也。其如讀者不知何。石頭記有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諸名。夫名者。自命也。其形从夕从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謂之名。是書乃明敘石頭所記之事。故原名之曰石頭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摘誤

石頭記結構細密。變換錯縱。固是盡善盡美。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繆。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誤。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

賈母

品極

賈母亦疑之。多有掛漏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年底。況賈璉年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寧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寧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誤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櫺翠苑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苑。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櫺翠苑。維時妙玉若已進苑。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苑。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賈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體得細

凡上下兩回交接處其傳寫不特貫者全盡只此一回

尙無礙理

尙無礙

尙無礙

此等處其實疏漏

此亦膠柱之見

此評亦的

亦膠柱之見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綱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鍼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于女紅欠安。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會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簫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著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疏漏。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予賈逵見屍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丫頭。應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著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本是空中樓閣何妨
絕跡飛行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釵噪鬧。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寄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關樞。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即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那鮑煙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那鮑煙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敘寧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敘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石頭記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敘鳳凰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即敘榮府情事。乃轉詳於寧而略於榮者。緣賈府之敗造孽之開端。實起於寧。秦氏爲寧府淫亂之魁。鳳凰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於寧。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敘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敘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敘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敘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敘寧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即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敘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寧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申賣等事。八十六回

至九十三回至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籤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寧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寧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石頭記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敘別事或補敘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綫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臆列均於各回中逐細批明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卽是假假卽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此論極當

此外何嘗實有其人然天地間亦何嘗無此等人

此論雖未免穿鑿然論來頗近人情

石頭記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寧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寧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寶釵爲賓若就黛玉兩人而論則黛玉卽是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寶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實有其人不過借以敘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姬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此老嫗收拾殘基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

石頭記專敘事。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敘得詳細。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於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遺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石頭記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真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雲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鋼。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石頭記一書。有正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禽魚。鍼帶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賤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宜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擅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書中多有說話銜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

寶釵言其有德有才
宋玉過家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寧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爲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實吃虧四字。仁厚誠實。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貨。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於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於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石頭記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而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某山民總評

賈母第一會尋樂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歸。枕霞獨不與。而自識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詩云。愁雲不預宮車會。獨識南安老太妃。

薛姨媽寄人籬下。陰行其詐。笑臉沈機。書中第一尤奸處。在搬入瀟湘館。

李嬌娘來時坐雇車。一府皆笑。豈知自亦爾爾。

甄夫人之來。爲取寄幣耳。豈知又遭抄去乎。

劉老老攜巧姐去。是謂潛飛。

指襲人爲妖狐。李嬭嬭自是識人。

宮裁得禮之正。故父名守中。

鳳姐壞處。筆難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猴婢。自是可兒。

寶釵奸險性。生不讓乃母。

鳳之辣人所易見。釵之諷人所不覺。一露一藏也。

二姐墮胎。爲鳳姐生平第一罪。

人謂鳳姐險。我謂平兒尤奸。蓋鳳姐亦被其籠絡也。

湘雲未見園中。另住記賈母之不相母族。以反襯王夫人也。

懷古詩謎。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開於春先。春初已落。是爲不耐東風。

賈氏孫男俱從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獨色香刺也。

惜春獨善丹青早爲臥佛張本。

姜季南詩謂鴛鴦之死半殉主半殉節殉節之意於襲人赦老口中見之又於嘆口脂時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長在松根賈母松也。

送殯之去但藏珍珠琥珀於上房是失檢處亦誨盜處。

鸚哥者紫鵒舊名珍珠者襲人舊名賈母補此二人欲使寶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婦人一味不妬視男子爲可有可無毫無關切其情尚可問哉。

秦情也情可輕而不可傾此爲全書綱領。

賈珍一生昏憤於寶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屬邢夫人以鴛鴦之故授意使其來擾豈知反爲鳳姐所使。

王夫人代襲人行妬於晴雯一事尤謬誤。

花襲人者爲花賤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標一二餘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紋諸事每覺器小。

鏡卽月也鏡中相對是爲磨月。

鳳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紅在側爲齷中語故定多暗中播弄也。

未曾真個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於芳潔中別饒春色雪裏紅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蓮者終身火中蓮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餘痛焉。

鳳生之日卽釧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無恨矣擬曰洛神卻切。

彩雲爲惡姻緣

一著錯滿盤輸故以司棋名之。

侍書罵王家的勝乃主之打。

紫鵲從四姑娘出家所謂主未成雙婢卻作對一僧一尼之謂也。

鶯兒絡玉一筆直貫一百零九回妙合而疑一語刺釵也。

柳女曰五兒五者窩也北音五讀如窩。

彩霞於寶玉寫經時燈後神情獨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頭無聲全憑橘樹有刺。

翠墨私囑小婢致滋紛擾故解語花有妙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靜去紫鵲遠矣。

文杏爲釵婢衛蕪秋院而亦惹春風著一杏字所以刺寶釵遠矣。

戴若恩石崇輩不及一岫煙之豪兒。

善姐必爲王鳳姐所使。

小鵲本來報喜反致受驚故吉凶不在鳥音中。

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關係不小。

林家死絕一語雖屬率爾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

一樣爲奴。獨依兩姓。奴何不幸而爲贈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鮑二嫂曰。閨王尤三姐日夜。都爲二奶奶定評。

秦顯家的。以五日京兆。卽時撤委。

打王善保家的。僅僅一掌。我猶恨其少。

若彩霞者。奈旺兒媳婦。何若玉桂媳婦。亦被玫瑰花刺者。

於鴛鴦辱金文翔媳婦。浮一大白。更罰東風。一大白。東風赦老也。

吳貴婦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於蓮兒。醜態可掬。

文官爲梨香班首。芳官侍寶玉。抹墨二字。玉哥定從戲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官侍黛玉。與寶玉恨不作。

女兒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兒學旦。輕車熟路。釵之來住。梨香院後作戲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

雲色配淨。萱官侍寶琴。色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齡官與寶官玉官俱屬先去。

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猶後焉。

兼美爲釵黛關鎖。

寶玉婉孌行。獨歷平日之作。蓋社中不欲諸女一人下第。深情體貼。故藏才焉。

眞眞國女眞耶假耶。不過閒中點綴耳。

傅秋芳眞所謂處士虛聲者。

張金哥死而有知。必爲厲鬼相報。

劉老老於若玉爲抽柴之說。眞所謂滿口胡柴。